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一

宋 蘇軾 撰

志林五十五條

記游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壊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船或勸乘蜑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

也已濟徐閭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適而世未有别本撫之而歎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到杭州一遊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為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見穎沙彌

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
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戸欣然起
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
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葢竹柏影也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黄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
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龎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

常雖聾耳而頴悟絶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閒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黄鷄是日劇飲而歸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

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
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
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
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
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
架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
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臨臯亭夜坐書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

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處輒為潭深者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俯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煑菜顧影頹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

作一絶云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絶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門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絶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為勝絶不可勝談

擇其尤者莫如潄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絶云横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縁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麽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

則死法當甚麽時也不妨熟歇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歩城西入僧舍歴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釣者未必得大魚也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

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黄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黄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益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為人質木遅緩劉貢父戲之為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岀闤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霜實纍纍

然二君皆入鬼録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

瑣瑣亦安足録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黄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没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懷古

昔先友史經臣彦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潤州甘露寺有

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余感之賦詩其略曰四
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
屬造化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
武歎不得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
場詩云沈湎呼竪子狂言非至公迺知太白亦誤認嗣
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
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為竪子乎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

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彭愷之子章式吏頗知文章余嘗為作哀辭字大年

修養

已飢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遥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即便入室不拘晝夜坐卧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令我此身若少動揺如毛髪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犯無恕又用佛語及老聃語

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八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以來諸病自除諸障漸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煑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

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為坎故天一為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丹花水其熱與石硫黄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為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煉為丹此固常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不能為況所謂玄者乎

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别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

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頽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麽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猫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書至此墻外有悍婦與夫相毆

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此子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道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

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乆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為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為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録之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

論調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齧雪啖氊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況洞房綺縠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為記之

冬至後齋居常吸鼻液漱鍊令甘乃嚥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蓋溺其中已隨手蓋之書識其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守之滿三十日開視其上當結細

砂如浮蟻狀或黄或赤密絹帕濾取新汲水淨淘澄無度以穢氣淨為度淨瓷瓶合貯之夏至後取細研棗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九數三五日後服盡夏至後仍依前法采取却冬至後服此名陽丹陰煉須清淨絶慾若不絶慾其砂不結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并養其子善飲食之日取其乳一升只半升已來亦可以硃砂銀作鼎與匙如無硃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不住手攪如淡

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淨所結又此陽物也須復經火經火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也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也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葢道士靈智妙用沉機捷法非其人不可輕泄慎之慎之

樂天作廬山草堂葢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來日忠州刺史除書到迺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

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也信而有徵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夫已飢而食蔬食有過於八珍而既飽之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自佚晚食為美安以當車與

肉為哉車與肉猶存於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寛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公昔遺余以䐡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䐡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為内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為外非銅非鉛以

念念不忘為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為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謝曾元翰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虵無數每旦輙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輕力强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為上法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

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絶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醫官張君傳服絹方真神仙上藥也然絹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草席耳世言著衣喫飯今乃喫衣著飯耶

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也吾當以斯時肇養黄中之氣

過此又欲以時取𦼮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黄中非謫居海外安得此慶耶東坡居士記

疾病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為口彼與子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痁汝視物吾不禁也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曰燕安酖毒不可懷也禮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

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余以畏威如疾為私記云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將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眼惡剔決齒便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夢寐

昨夜夢參寥師携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

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因新
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記其事
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妃
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
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元豐五年十月七日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草草為具夢中贈
一絶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

酒未須嫖歸去蓬萊卻無喫明年閏二月六日為予道之書以遺過子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災福荅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需要好硃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卯塔自開其中舍利爍然如花兄與弟請吞之僧遂分為三分僧先吞兄弟繼吞之各一兩細大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迸空

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㘆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夢中甚明故閒報為笑耳

書遺子由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毁須臾之間誰為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

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諷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迹之意者有荅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没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録之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宫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

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旣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
宮女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
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摇聲
予嘗夢客有携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
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文有數句若
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脩不賊其
牛
予在黄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其為夢也湖上有大

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辨才海月皆在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遊不及冠帶旣覺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宣德郎廣陵郡王宂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喪其母呂夫人六十四日號踊稍間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具言世所傳本多誤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為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公欲訪此本而不可

得方苦臥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於側忽驚覺曰
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畫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
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有居道傳乎曰然此大非夢也德
公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覩鬻畫者之狀則夢中
所見也德公舟行扶柩歸葬於蜀余方貶嶺外遇吊德
公楚泗間乃為之記
昨日夢有人告我云如真饗佛壽識妄喫天厨予甚領
其意或曰真即饗佛壽不妄喫天厨予曰真即是佛不

妄即是天何但饗而喫之乎其人甚可予言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縠行宅遍
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莊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
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
云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十旣覺惘然思之南
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
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我則異於

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嗜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一本云字下曰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碁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學問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命分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宫

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

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

首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

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

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送別

子開將往河北相度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遂
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別之留飲數盞頽然竟醉案上有
此佳紙故為作草露書數紙遲其北還則又春矣當為
我置酒蟹山藥桃杏是時當復從公飲也
曇秀來惠州見予將去予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何
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
著處予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
言法華書裏頭有災福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雞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于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石塔別東坡予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立云遮著是塼浮圖耶予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予首肯之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本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在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鬚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

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横江而去僕登夏
㠜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步乃還爾後遂相
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
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悽
然有不勝懷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
九日

東坡全集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蔡本任

東坡全集卷一百二

宋　蘇軾　撰

志林五十七條

祭祀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葢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為之置鹿與女誰當為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

以喪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悦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葢為是也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

兵略

匈奴圍漢平城羣臣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强弩傅兩矢

外鄉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
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之策不得行歟且奇何
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
戰其地不致死不得與我行此危事也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
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
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蕝蕝
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予就視皆卵石漫漫不

可辨甚可怪也

時事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莊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

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貧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殺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為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為畿邑上殿論奏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

許之風不可長乃杖而撫之子容以為賊不干己者告捕而變主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熈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訐者皆當時小人所為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録

官職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荅曰卿以博學參預經筵宜尊所聞以

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嘉深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敵之後

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
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為耳外人皆云皇
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
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
姓則天下幸甚軾時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
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寳訓至真宗皇
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宫中不忍踐履蟲蟻其

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
其事於册又録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
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
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
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
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窻東通騎省
與李常侍窻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窻以通

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建言
二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
知隨州時度幾七十為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
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女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
其子娶於丁謂也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
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
和殿中時軾方論周種擅議宗廟蘇子容因道此

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益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為刻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致仕

今年吾當請廣陵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詣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

築室種菓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
言之悵然也
浮玉老師元公欲為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
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
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
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
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

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飢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進者之戒

隱逸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

人楊朴能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語妻曰獨不能如楊子雲處士妻作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

非槁項黄馘盜名者也偶至西湖静軒見其遺句懐仰其人命寺僧刻之石

釋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説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眼喻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

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横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没事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盌水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

蔣仲甫聞之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飢渴之念即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飢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且弔余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别沈問所往荅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縁契乎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太畧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煑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

加於煑食時也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晋方技傳有幸靈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靈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靈曰物各欲食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亂者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靈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痿

痺病十餘年靈寮之去須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靈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

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坡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覊術矣戲語得千金

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益相從遊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朱氏子出家少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尹皆願出家照僧師守素乃參寥子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赤壁賦鏗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聞四方此參寥子

之法孫東坡之門僧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税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輙買而放以是破家後遂盗官錢為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吴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乃舍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竊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盖宣宗復河湟時事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秤世衡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輙出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責其專也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麽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鑽籬菜竟無所

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宄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洶洶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妙總師參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獨知其詩文所不知者蓋過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

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

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

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

年矣無一念頃有作相自辯才歸寂道俗皆宗之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

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絶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𥨊可之寒予往來吳中久矣

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諳練世事高麗非時遣

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蜂

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葢其才有過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雅逸愛放而不

流其為人稱其詩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闍黎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

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久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

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顗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滅慧顗坐一夫肩上顧之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顗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戒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吴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録此數人以授惠戒使歸見之致予意且

謂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

異事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為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落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詘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

能容叔夜婞直又甚於退之也

道人徐問真自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為鍼以土為藥治病良有驗歐陽文忠公為青州問真來從公遊久之乃求去聞公致仕復來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為之主公常有足疾狀少異醫莫能喻問真教公汲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有罪我與公卿游我不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

周侯之問真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筒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髻中出小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莫知其所終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貶黄州而黄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疾軾試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事復有甚異者不欲盡書然問真要為異人也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一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絶三彭之仇乎虛不能荅冲虛觀後有未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記羅浮山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己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吾昔謫黄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

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
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
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葢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
無數葢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宫在焉
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
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
射葢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所存亡

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

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

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

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

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

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

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

嵒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岳寄來書嵒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嵒果死其子禩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得道者百歲乃死嘗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司馬相如諂事武帝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所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隱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

侈言廣武帝意耳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鳥賦真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東坡書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黃就之不知其為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說鬼參寥舉此聊為

之記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

大祥有人持盤餐及錢數千云付其僧僧得錢分數百
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
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
送者以手擘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
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
此為世戒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
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

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别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為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己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為鬼也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

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没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

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所産丹砂雖鎖細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鍊丹數年竟於涪州白石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者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也

東坡全集卷一百二

東坡全集卷一百三

宋 蘇軾 撰

志林四十二條

異事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住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住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

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還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嶺南還則辨已寂久矣過南

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悦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朗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陁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為朗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富彦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

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塚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決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

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益嘉祐六年也

石普好殺人以殺為娱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為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

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娣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橋下者或為烏鵲所啄娣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久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

又使諸曹檢己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之昰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為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少藥鍜之皆為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鬢

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驢鞭從其後道士遥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揺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即不見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葢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

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為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壟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旁有刼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黄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

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黄一塊如桃仁及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翊一作詡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絶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

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
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
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歸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
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以為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為
煬帝所汚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豈聊以避
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
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為紗縠行一日二婢子懸帛

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甕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軾愧而止

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

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為守奏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為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旛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為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

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
七年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髪皆變蒼郁然如畫也
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
然范氏多四乳因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
與萬物同盡葢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黄州故縣張�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
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

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其甚異者固不可知也

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夢澤雲又云笠澤清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葢有見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於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絶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

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羣鳥獸者託於箕篙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為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眉州人任達為余言少時見人家蓄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為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為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

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隂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女峯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鬢髮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相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挂鞍盡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

知之者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荅曰子宜置一卷歴晝日之所為暮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歳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効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収得但苦無好湯水多嚥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

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技術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和平專以救人為事治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男子之生也覆女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内

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世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隂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為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

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為柂工手汗所漬處刮
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藥性論云
止汗用麻黄根節及故竹扇為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
意用藥多此比初以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
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
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
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臭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
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

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龎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龎胡二君與吾輩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王斿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騐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葢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為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黄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

施人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

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竒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驥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驥為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黄州鄰邑人龎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驥而加之以鍼術絶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

唇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
唇不著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故也
沖妙先生季君思聰所製觀妙法象居士以憂患之餘
稽首洗心歸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未遂敢以
籤卜得吳真君第三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
心既堅固見善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一篇
致自厲之意不敢廢墜真聖驗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
一日東坡居士南遷過虔與王巖翁同謁祥符宫拜九

天使者堂下觀之妙象實同此言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為合法以智為先二者不離析壽命乃得延覽之竦然若有所得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軾恭書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則曰自誠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

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况延壽乎

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三爻初六變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為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初六變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也吾考此

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偽不可知也聊復記

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為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為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

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説未足信也

四民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缾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缾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

一理也聊為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詩鬢邊雖有
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梁民有賈于南者七年而後返茹杏實海藻呼吸山川
之秀飲泉之香食土之潔泠泠風氣如在其左右朔易
強化磨去風瘤望之蝤蠐然蓋項領也倦游以歸顧視
形影日有德色倘徉舊都躊躇顧乎四鄰意都之人與
鄰之人十九莫己若也入其閨登其堂視其妻反驚以
走是何怪耶妻勞之則曰何關於汝饋之漿則憤不飲

舉案而飼之則憤不食與之語則向墻而欷歔披巾櫛而視之則唾而不顧謂其妻曰若何足以當我亟去之妻俯而作仰而歎曰聞之居富貴者不易糟糠有姬妾者不棄憔悴子以無瓔歸我以有瓔逐嗚呼瓔耶非妾婦之罪也妻竟出於是賈歸家三年鄉之人惛其行不與婚而土地風氣蒸變其毛脉啜菽飲水動揺其肌膚前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謂是行也知賈之薄於禮義多矣居士曰貧易主貴易交不

常其所守茲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學術者蹈而不知恥也交戰乎利害之塲而相勝於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為敵國孝子為格虜前後紛紜何獨梁賈哉

梁王治丹竈有日矣或有自三峰來持淮南王書欲授枕中奇秘坎離生養之法陰陽九六之數子女南北之位或黃或白生生而不窮以是强兵以是緒餘以博施濟衆而其始也容室為塲空地為爐外爐山木之上煑天一坏父眑母養以既濟風火絪緼而凡鑠化生方士

未畢其說工悅之然以為盡之矣退試其術逾月破竈而黄金已芽矣於是謝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於子後日不成不以相仇則子之惠也工重謝之曰若之術殫於是矣予固知之矣豈若愚我者哉遂歌驪駒以遣送之束書在於腰長揖而去工日治其訣更增益劑量其貪婪無厭童東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屬月䰟晝火屬日光操之彌勤而其術愈疏為之不已而其費滋甚馬牛銷於

鉛汞室廬盡於錙銖券土田質妻子蕭條繿縷而其效不進至老以死終不悟君子曰術之不慎學之不至者然也非師之罪也居士曰朽墻畫墁天下之賤工而莫不有師問之不下思之不熟與無師同其師之不至朽墻畫墁之不若也不至則欺其中亦以欺其外欺其中者己窮欺外者人窮如梁工益自窮亦安能窮人哉

女妾

晉武帝欲為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

妬而無子竟為羣臣所譽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為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

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宗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王敦至石崇家如厠脱故著新意色不怍厠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厠中殆是無所知也

賊盜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

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蘄黄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即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耶歛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葢嘗啖物而不飲水云幸一作韋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畧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外域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曙為三司副使疏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曙曰君相甚貴當為樞密使然吾昔為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為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為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

若德明死此子必為中國患其當君之為樞密時乎盍
自今學兵講邊事敵雖受教益亦未必信也其後敵與
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
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敵之孫為予由婿故知之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猢猻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
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猢猻不知為猢猻所
弄其言頗有理故為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黄實言見奉
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坼壞使露

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契丹有覘者以為真爾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契丹皆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契丹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使牽制契丹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州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船中遂記獮猴弄人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為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殆因張誠一使契丹於彼

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
先帝始有招徠之意樞密使李公𠛬因而迎合親書劄
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極遣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極
而不知罪公𠛬如誠一益不足道也

原書葉次誤號

東坡全集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王宮

東坡全集卷一百四

宋　蘇軾　撰

志林四十六條

古迹

余舊過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游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嚙其址見有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在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愍王寵教弩臺以控

黄巾者此說為近之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黄州乃永安郡今黄州東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甚鄙野而圖經以為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廟庶幾是乎

漢時講堂今猶在畫固儼然丹青之古無復前比

自余所居臨皋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為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

上為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柂師請所之仲謀欲往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柂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

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黄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
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蛇或
見之遇風浪靜輒乗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
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
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
紅黄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
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

水槩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

玉石

今世真玉甚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碾而後成者世以為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或云惟堪作骰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雪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

井河

蜀去海逺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淯井富順監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歴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圜刀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横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同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大畧似鹽井取水筒太

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識者皆以為不可竟為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

而今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篛笠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或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

無事忽遇能吏百獘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
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廬屋七
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無寸
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軾方
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
有佳者蔡廓謨之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似公家

不知可否

亭堂

臨皐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子上無兩税及助役錢爾

陶靖節云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
如風中絮如羣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
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
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
雪堂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
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
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

為物觸而窮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為散人而未得者也子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投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

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患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蜎之在橐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摶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怪子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為藩外之游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為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為藩也名譽不足以為藩也陰陽不足以為藩也人道不足以為

藩也所以藩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内發而為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為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嗚蹈蹶之不已則藩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為患以有身身之為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既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

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為害惟目為甚故聖人不為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為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為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

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
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
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覩是雪也子之內亦
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氷雪之有水石
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
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子不能默此正如與人
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絶辭者也子以為登春臺與
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為靜以臺觀堂則堂

為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傻不寒而栗淒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

炙手之譏又免飲氷之疾彼其趦趄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為子之所為而子不能為我之為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繡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為師子以我為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為子作歌以道之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

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縳而脫吾之鞿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為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為可

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羣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覯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人物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轢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高祖號為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轉釜之怨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轉釜一作轢
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楚孝王囂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東平王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然後富貴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於身疑為俗儒所增也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别離歌揮淚對宫娥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宫娥聽教坊離曲

跋陳後主詞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没葢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没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

無心故爾軾因賛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持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名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晩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材之主也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兩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矣

顔回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廢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禄料足爲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荀卿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之

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為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即藍也氷即水也釀米為酒殺羊豕以為膳羞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為辨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顔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

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

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特無所獲喪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鼂錯論書此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耳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為趙王貴彊相獨周昌為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為御史

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為特謝病不朝耳由此觀之堯特為此計代昌耳安能為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為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為高祖謀其自為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言黃霸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潁川鳳皇蓋可疑也霸以鶡為神爵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為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比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

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球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與朱勃遜之會議於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黄為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得其為人予於遜之亦云然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吴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郗超雖爲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矣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

與石碏比然趙謂之不孝可乎使趙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趙小人之孝也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陳宮呂布既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為之用尚

何言知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元祐三年九月十八日書

温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李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饑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爲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

出濟世手曰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鎖山訪大滌洞天即郭生之舊隠洞大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勑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書李行一作季行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即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茍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叟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區區之辯

以待曳洛河竦矣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閒耳何足為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義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飲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為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髙屬將妻之惠風仗劍大駡而死乃知王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晉惠帝為太子衞瓘欲陳啟廢之策而未敢發會燕凌雲臺瓘托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啟欲言之而止者三因拊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

以璀之智不宜暗此殆鄧艾之究天奪其魄爾魄或作識

晉武帝探策豈亦如籤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神以實

告裴頠諂對士君子恥之而史以為美談鄙哉惠懷愍

皆不終牛繫馬後豈及二王乎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

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

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

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

之也

柳宗元敢為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于此者必𠵾𠵾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壻者乎柳宗元與伾叔文之交蓋亦不羞與延齡姻也恭為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東坡全集卷一百四